

蘇聯政治學校教材之一

帝俄時代工農的生活
及其爲自身解放的鬥爭

中蘇友好協會編

人民出版社出版

372
159

前 言

這本小冊子是蘇聯共產黨（布）政治學校的教材之一。聯共爲了提高在職黨員、領導幹部及非黨積極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建立了廣大的政治教育網，有計劃、有步驟、有系統地吸收他們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政治學校就是這種政治教育網的初級組織。它是爲了那些政治文化水平都低的黨員和非黨積極分子而設的。大機關、企業、拖拉機站、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等都辦有這種業餘學校。其學習內容是按聯共中央所規定的統一的教材來進行的，題目一共有十三個，就是：一、帝俄時代工農的生活及其爲自身解放的鬥爭；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四、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五、蘇聯的偉大衛國戰爭；六、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八、蘇聯各族人民底統一的家庭；九、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底領導與指導力量；十、蘇聯共產黨是怎樣建設的？十一、蘇聯是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堡壘；十二、蘇聯人民爲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而鬥爭；十三、我們的目的是共產主義。學習制度是每週上課二次，每次二小時。兩年學完，第一學年學前面七個題目，第二學年

學完後面六個題目。每學年終了時，要舉行考試。學習方法是由學員在下邊閱讀和研究此種教材，然後開會（上課）討論，並由宣傳員（相當於我國的理論教員）作結論和解答問題。這些教材的優點就是深入淺出，簡潔扼要。因此，這些教材，可作為我國廣大讀者研究蘇聯的最好讀物。現在我們就根據一九五〇年九月所出最新版本，把它們全部譯出，介紹給讀者同志。為便利閱讀起見，每題分訂一冊。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研究出版部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目 錄

- 一 帝俄時代工農的狀況
- 二 工農為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鬥爭
- 簡短的結論

一 帝俄時代工農的狀況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國也像其他國家一樣，是資本家和地主們統治着的，而工農大眾則遭受着殘酷的壓迫。勞動者的命運悲慘而淒涼，他們的苦難沉重不堪忍受。

勞動者曾多次企圖改變這種不公平的制度，想趕走騎在肩頭上的壓迫者，讓自己來支配自己的命運。但是他們歷次都失敗了。奴隸的枷鎖依然不可搖撼地套在頭頸上，或者換成同樣沉重而屈辱的新枷鎖。一批剝削者被另一批所代替，但剝削依然如故。祇有在我們的國家裏，由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勞動羣衆才趕走了騎在肩頭上的壓迫者，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並建立了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而且現在還在走向共產主義。其他許多國家的勞動者現在也踏上這一條道路。

農奴法

在俄國也像在其他的國家裏一樣，農奴制度會長期地存在過。在這種制度之下，土

地以及別的生產資料都屬於地主。地主們依靠農奴的勞動過活，而農奴在人口中佔着絕大多數。農民被看成土地的附屬品——「農奴法」的真正概念即是由此產生的。

農奴們終身隸屬於地主。地主們可以像買賣所有其他的財物一樣，任意把農奴買進賣出。農民們沒有任何權利。地主們可以任意審判農民，對他們施以酷刑和拷問。例如，女地主薩特契哈便會打死過一百多個自己的農奴。

地主利用農奴法強迫農民為自己工作，也就是剝削他們。農民們雖有一小份自己使用的土地，但大部分時間必須為農奴主耕種土地。這就叫做「勞役」。農民們必須獻出一部分食糧、肉類和其他農產品給地主，或向他繳納一定數額的金錢。這就叫做「年貢」。農民們為窮困所迫，在黑暗和愚昧中碌碌終身。他們都由於窮困以及為地主操勞過度而死去。

農民們曾經和地主——農奴主進行了好幾世紀的鬥爭。在農奴時代，曾有過很多次農民騷動，這些騷動便常常演變成大規模的起義，而起義又演變成長期的農民戰爭，這些戰爭動搖了農奴制度的本身基礎。農民們要求取消苛重的賦役，剷除地主的權利，廢止農奴制度。

俄國歷史上記載着不少的農民起義。規模特別大的兩次農民起義，是在斯切潘·拉辛和葉繩里揚·普加喬夫領導下進行的。一六七〇——一六七一年在斯切潘·拉辛領導下的農民起義，差不多佔領了所有伏爾加河沿岸的地區。過了一百年，在一七七三——

一七七五年，新的農民戰爭甚至使沙皇俄國搖搖欲墜。這是葉緬里揚·普加喬夫所領導的起義。這次普加喬夫的起義除了有俄國的農民參加外，並有巴什啓里亞人、韃靼人和沙皇俄國的其他被壓迫的民族。起義者燒燬了地主的莊園，把地主們趕走或殺死，他們企圖藉此粉碎農奴法的枷鎖。

但是所有的農民起義，結果都失敗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些起義是沒有組織的，起義者沒有嚴格的紀律，缺乏必要的領導，未曾給自己樹立一個明確的目標。沙皇的軍隊殘酷地鎮壓了農民的起義，拷問和殺戮了起義的農民，碧血流遍了各地。

在解放鬥爭中，農民是不能單獨用自己的力量獲得勝利的。

「為什麼普加喬夫的、或者斯切潘·拉辛的農民起義會瓦解呢？為什麼當時農民們不能達成驅逐地主們的任務呢？這是因為他們未曾而且也不可能有那樣的革命的領導者，像工人階級一樣。」（『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四三頁）

農奴法在俄國比在西歐各國存在得較久。這是沙皇俄國落後的原因之一。

農業發展得非常緩慢。農奴被迫地勞作，生產量是很少的。農民們耕種土地用舊式的工具：犁和木耙。

工廠和製造廠在俄國是不多的。在農奴制度之下，工業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發展。要工業有發展，就需要有能出售工廠製造的商品的市場。但是農奴佔人口中的多數，他們無錢購買商品。為了建立工廠和製造廠，使它們順利發展，就必須有自由的做工的人。

但是，農奴們未經地主的許可，是不能到工廠和製造廠裏去的。這樣，工廠主就募集不到他們所需要那麼多的工人。

農奴法的廢除及對農民的掠奪

農奴法已妨害了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使得勞動生產率不可能提高。俄國經濟發展的全部進程都要求取消農奴法。

農奴們起來反對農奴主——地主——是更為頻繁和更為堅決了。例如，單單一八五八年一年中，便有過八十六次農民騷動。沙皇政府懾於廣大農民的起義，才被迫廢除了農奴法。沙皇認為，自上而下地解放農民總該比等到一個什麼時候，由農民們自下而上地自動解放要好些。一八六一年，終於實行了所謂農民改革。

改革之後，已經不能再像買賣貨物那樣地買賣農民了。但是地主們對農民的壓迫依然如故。沙皇政府進行改革，是在對地主們有利的情形下才進行的。農民們「獲得自由」時，已被搜刮一空。沙皇和地主們無恥地榨取了農民。

在進行改革時，地主們把在農奴法之下歸農民使用的五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劃歸了自己使用。從農民手中割奪去的土地，從此被稱為『割地』。因此農民剩餘的土地，比在農奴法時歸自己使用的土地還要少些。此外，土地的劃界是這樣劃的：農民被排擠到最壞的，甚至往往是完全不能使用的土地上去，並且剝奪了他們的草地，牧場等等。

農民們因為要保留份地，就被迫向地主支付了大量的地價。農民們不僅被迫贖取他們的土地，並且還得贖取他們的「自由」。農民們所留存下來的土地，實價僅值五萬四千三百萬盧布，而地主們却用贖金的方法向農民索取了將近二十萬萬盧布。這是一個直截了當而公開的掠奪。

沙皇和地主們就是這樣「解放」了農民。這樣一來，好使農民被窮困綁住了手腳，擺脫不了地主們的束縛。

農奴制度的殘餘

一八六一年的改革，並未能消滅農奴社會的主要基礎——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大部分土地和較好的土地，在改革之後，仍留在地主手裏。三萬個地主擁有七千萬俄畝的土地，而一千萬戶農民所擁有的土地却祇有那麼多。平均每一個地主有二千三百俄畝，而一半的農戶每戶祇有一——二俄畝。「放鷄的地方都沒有了！」——在改革之後，貧農們談起自己剩餘的份地時說。「我的土地都在皮靴底下呢！」——高加索的山民們曾嘆息着說。

在這樣可憐的土地上，農民們是無法獨立經營的。這就不得不去依附地主，以及在非常苛刻的條件下租賃地主的土地。地主們每年自農民們手裏僅僅租金一畩即可收入大約五萬萬金盧布。

此外，農民們由於利用了地主的土地、草地、牧場，他們還得用自己的農具、馬匹、無代價地給地主耕種土地。這就叫做「工役」。例如，在包爾塔瓦縣內，地主們會要求農民每耕種、播種和收割地主兩俄畝的土地，便得有一畝是服「工役」的。爲了償付地租，所有農民常常被迫把收穫的實物付給地主，其數量是自己收成的一半。這就叫作「對分制」。

「工役」和「對分制」是農奴制度的明顯的殘餘。

地主的壓榨，付給地主的大量租金和地價，往往超過農戶的收入，引起農民大衆的破產和貧困。農民的收穫非常之低。多數農戶的糧食常常不能維持到新的收穫。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曾這樣描述過帝俄時代的農民狀況：

「農民已被導引到貧困的生活水準：他們和家畜住在一起，衣着褴褛，吃的是野菜……。農民們經常挨餓。當歉收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飢餓和瘟疫，而歉收的發生又是很頻繁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三九六頁）

農奴制度的殘餘，阻礙了國家經濟的發展。因爲地主們享有「工役」和「對分制」，他們在農業經營上就不會再想到要採用機器和肥料。多數農民，由於地主的壓榨，也都是無力改善自己的農業。這些便可以說明革命前俄國的農村經濟的極端落後以及造成頻繁的歉收和飢荒的原因。

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

雖然有農奴制度的殘餘，但在一八六一年的改革之後，資本主義在俄國開始了非常迅速的發展。

在俄國廣泛展開了工業和鐵道的建設。產生了工廠和製造廠，敷設了鐵路，建設了內河和海上的港埠。商業繁榮了，一些舊的城市擴展了，而另外還產生了許多新的城市。

取消農奴法以後，工廠主和製造廠主從農村中獲得廉價的勞動力。在本世紀初期，每年有幾百萬農民離開農村跑向城市去找工作。

斯大林同志曾說：「有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農村裏跑進城市呢？就是因為有飢餓恐怖，因為有失業，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而總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找得到一點什麼工作就行了。」（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四四八頁）

隨着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的數量也擴大了。一八六五年俄國境內大工廠、製造廠及鐵路上，已有了七十萬六千工人。過了二十五年，到一八九〇年時，工人的數目已增加了一倍而達到了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人。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在各大工廠、製造廠裏、礦山工業及鐵路上，已有了二百七十九萬二千工人。

資本主義不僅在城市裏，並且也在鄉村中發展。在農奴制度時，農民實行的乃是自

然經濟。這就是說，每一農戶生產糧食，種植亞麻，飼養家畜，不是爲了出賣而是爲了地主和自己的需要。農奴法廢除以後，因爲工業和城市的擴大，對於糧食以及其他農業產品的需要也增加了。農民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農產品也開始日益多起來了。並且由於他們必須繳納大量的貢幣租稅，這也迫使他們不得不出賣農產品。於是農民的經濟變成了商業的經濟。

因商業經濟的發展，致使俄國革命前數量最大的階級——農民——分化了。從少數優裕的農民中，分化出了一羣富農。他們購買和租賃土地。當時富農們所有的馬匹，正好和其餘農民所有的馬匹總數量相等。像地主一樣，富農們依靠別人的勞動過活，僱用長工和短工。富農寄生者殘忍地壓迫着貧僱農。

當時這一小羣富農富有起來了，大部的農民則窮困和破產了。許多農民甚至沒有馬匹。沒有馬匹的農民不能靠自己田地上的收入過活，而只能去做僱工。最窮苦的農民，按照他們的情況，已非常接近無產階級。列寧便把最窮苦的農民稱作半無產階級。在他們中間，很多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田地，而變成了被僱傭的無產者僱農。

在富農和貧農之間，尚有一個農民的中間階層——中農。中農經營自己的田地，在收成好的年頭，還勉強可以够用，但窮困是永遠跟着他們的。中農中僅有極少數能爬上去，上升到富農的水準。通常，中農總是墮入窮困中，破了產，填補了鄉村中的貧農階層。

在帝俄時代，農村中百分之六十五是貧農，百分之二十是中農，和百分之十五是富

農。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終於分化了。鄉村裏也和城市一樣，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替代了農奴制度。

什麼叫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主要基礎是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這裏工廠、製造廠、土地等等都掌握在極少數的資本家手裏。城市和鄉村的無產者們，全都被剝奪了一切的生產資料。他們僅能支配自己兩隻做工的手。無產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是他生活資料的唯一來源。無產者與奴隸和農奴不同的地方，就在於無產者已從個人的隸屬關係裏解放出來了。但是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無產者，爲了生存，不至餓死，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工人是資產階級所僱傭的奴隸。

資本主義社會是基於資產階級對無產者的階級剝削上的。這種剝削是怎樣產生的呢？握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變成了收買勞動力的專制主人。資本家給自己的工廠僱用了工人之後，假使強迫他在一天之內作十小時的工。那麼，我們可以說，工人做上五小時的工，便足夠補償所得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強迫他作十小時的工，這樣就剩餘下五小時。工人消耗在這剩餘的五小時上的勞動力，資本家是不付出代價的。在這種場合，工人爲自己僅僅工作了半天，而其餘半天是爲資本家白白地工作的。由此可以看出，資本

家對工人的剝削，是在於資本家佔有了工人的無酬的剩餘勞動。資產階級富裕和工人窮困的唯一根源，就在這裏。

列寧曾寫道：「當土地、工廠和工具等等都屬於少數地主和資本家時，多數人民羣衆就沒有任何財產或差不多沒有任何財產了，因此他們必須去作僱傭的工人，這種社會結構就叫做資本主義。地主和廠主僱用工人，迫使工人生產某種產品，他們再把這些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在這方面，廠主僅付給工人剛剛够他和他的家屬能够生存那麼多的工資，而工人所生產的那部分超額生產品，則完全由廠主撈進了自己的腰包，這就成了一個利潤。」（「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二八七頁）

由於生產資料的私有，資本主義經濟就被弄得支離破碎，分裂成個別資本家的私人企業。所以，它是無計劃、無政府地進行的。每一個資本家經營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社會的利益，更不是為了勞動者的利益，而僅僅是為了自己個人發財致富的那些貪婪的利益。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而生產商品的目的，是為了出賣，以增加資本家的利潤。

資本家爲了追求利潤，努力大量生產商品。但是財富的創造者——佔有人民中多數的勞動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却窮困地生活着，他們的購買力非常有限。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時常發生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說，某些商品（布匹、燃料、工廠製造廠的產品、食物）的產量，比市場所能吸收的來得大，比基本消

費者所能用現錢購買的來得大，也就是說，人民大眾的收入是停留在很低的水準上的。

商品堆積，找不到銷路。

當危機來臨的時候，一部分企業倒閉，生產減縮，失業增加。資本家們爲了保持高價，把貨物存入倉庫或者把它們銷毀。幾百萬的工人被拋棄在街頭，變成了失業、飢餓、無家可歸的人們。人民大眾之所以被迫過窮苦生活，就是由於貨物的生產過多！當然，假如生產不是爲了獲得高額利潤，而是爲了經常改善人民大眾的物質狀況，那也就不會有商品過剩，不會有什麼危機。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實現這個是不可能的。要消滅危機，就應該消滅資本主義。

「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同志寫過——經濟危機，失業，生產過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等等是現時資本主義生產無組織性的直接產物。」（『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三三頁）

帝俄時代工人階級的狀況

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工人。爲了獲得更多的利潤，他們只是蓄意如何使企業中每天的工作時間延長，怎樣使工人的工資能够減少。

帝俄時代給廠主作工的工人，由拂曉一直勞動到深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裏，各工廠、製造廠每日工作的時間延長到十二小時半以上，紡織工廠則延長到十四——十五

小時，而工人們得到的工資却很低。女工和童工與成年男工工作同樣長的時間，然而工資要比他們少得很多。廠主們大量地採用差不多不付工資的婦女和兒童的勞動。

但是這點點可憐的工資，工人們也很少能全部得到。廠主們強迫工人在廠主的店舖裏，以高出三倍的價格購買物品。此外，工人們的每一動作，幾乎都要遭到掠奪性的罰金。一個帝俄老革命工人——織工彼得·莫依辛可回憶起帝俄時代的工人的可怕狀況時寫道：『一切都要罰金。戴着帽子經過廠長的窗戶要罰金。在工人宿舍裏高聲談話要罰金。帶着手風琴上街要罰金。妻子生了雙胞胎要罰金。那乾脆就是『要你命！』

工人住的是狗窩樣的小屋，狹小的宿舍或草棚。在頓巴斯工人村的偏僻之區，就那樣被稱為『狗窩區』。在工人宿舍中的擁擠情形是可怕的。好幾家擠在一個房間裏。單身工人們用的木板床疊成兩層，甚至三層。一九〇二年一個調查莫斯科罷工運動原因的憲兵軍官，在他給長官的報告中，關於工人們的生活環境，寫了如下的字句：『在非常狹小的房子裏，分成九個小間，一共住着十八——二十四個人，而每一個小間得睡一個帶着幾個孩子的家庭。小間的長度是二·五俄尺，寬約二俄尺。』（譯者按：一俄尺合○·七一一公尺）

工人們吃食不够，穿得很壞。結核症和別的疾病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工人的保險是沒有的。看病是非化錢不可的，然而工人們家中的錢，甚至連吃飯還不够。因此，工人們很早就衰老了。當一個工人精力耗盡或者生了病的時候，資本家就把他拋棄在街

頭，不聞不問。

失業者的情況是非常悲慘的。工廠的大門前，經常擁擠着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失業者似乎是命該餓死。

資本主義在俄國，也像在其他國家一樣，是在工人們的骨骼和血泊裏成長起來的。對工人們的剝削，給資本家帶來了很大的利潤。列寧會計算過，在一九〇八年二百二十五萬男女工人總共得到工資五萬五千五百七十萬盧布。而少數的企業主在這年內總共得到的利潤是五萬萬六千八百七十萬盧布。一個工人一年平均收入的工資為二百四十六盧布。但是每一個工人帶給資本家的利潤是每年二百五十二盧布。由此可知，無產者每日工作的大半時間是被迫為資本家白白地工作的，而為自己工作只是一小半時間。工人每天平均僅能得到六十七個戈比，却要支付一切的用費：衣、食、住、子女教育、醫藥等。

一九一二年，在布爾什維克報紙『星』上，工人們登載過：『每過去一年，在資本家方面——由於美衣美食，由於心地愉快，在他肥胖的脖子上，便長胖了一道新的紋路；而在工人方面，由於飢寒交迫，由於憂慮明天的生活，在臉孔上增加了一道新的皺

樞。』

給資本家不停手地終日勞作，原來是為了以後流落街頭——帝俄時代工人們的命運就是這樣。給地主和富農從早到晚地工作——千百萬農民的處境竟窮苦到如此地步。

製造廠、工廠、土地都掌握在資本家和地主們手裏，一切政權也落在他們手裏，難